

# 古风吹过犁桥

□熊代厚

犁桥水镇位于安徽铜陵，我到达时已是晚上六点多钟，找了一家民宿住下，开始逛起了水镇。

古镇的夜景其实是差不多的，大的如山东台儿庄古城，中等如淮北濉溪古镇，常是灯红酒绿，波光浓翠，仿佛走入了梦境。

我住的地方就在景区大门口，早上醒来才六点多，不知白天古镇是什么样子的景象。八点前可以自由地进入，我信步走进了古镇。

古镇好像还没有醒来，街上没有一个人。也许昨夜它太沉醉，太疲惫，此时还在梦中。

天上飘着细细的雨丝，青石板在雨中闪着光。路上没有人是最好的，可以慢慢地观察，仔细地欣赏。

有些东西晚上是看不清的，因为灯光太迷离，太梦幻。晨光是真实的，古街的一切显露出本来的样子，一一呈现在眼前。

朱文公祠的飞檐在晨光中露出清晰的轮廓，青灰色的瓦当排列整齐。祠堂的木门敞开着，里面陈列的木雕构件在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泽，那些精美的雕花，栩栩如生。

犁桥古镇是后来打造的，开发不过十几年，但它仿佛已存在了千年。

我去过不少新开发的古镇古城，如太原古城，商丘古城，太平古镇，太湖古镇……那里的东西许多

都是新做的，没有一点古的样子。有的甚至是水泥做的，给人一种粗糙，一种简陋。

但犁桥不是，在这里你看不到一点水泥的影子，银子虽是新建，但东西却都是旧的。它们都是从各地搜集来的，安静地放在那里，仿佛等了你许多年。

古代的各种石刻石雕几乎在这里都能看到，墙角随意摆放的物件，都显出它的古意，让人仿佛穿越了时光，回到了唐宋明清。

有的虽然看不明白，但看得舒服。有的残缺不全，石狮子的脸已模糊，石乌龟的鼻子已经磨平，石马的耳朵已少了一个，但恰恰是这种残缺，显出它的真实，它的古朴。

一面墙垒着许多石门牌，如“河东世家”“故乡书院”“徐氏家庙”等等，多为原物件，有个别可能是仿制的，但仿得非常逼真，和真的几乎没有差别。

大街小巷都用青石铺就，虽粗砺，但平整坚实。水泥做得能占多久？这些青石，可越千年。

犁桥水镇果然是水多，有两条河贯穿其中。水是镇的血脉，清晨的河水格外清澈，泛着淡淡的天光。屋子都是临水而建，典型的徽派风格，粉墙黛瓦，马头墙高高耸立。

它的布局与众不同，曲径通幽，庭院深深，小桥流水，错落回环，随意一个小亭子，就有一种古雅之意。你走在长街短巷里，门楣和窗子，常春藤一直挂下来，在风里半青半红。

就连河边走廊上放的桌子，也是古

制，不像有的景区随便搞一个塑料桌子。犁桥何止桌子是厚木头做的？凳子也是，连廊的扶手也是。在犁桥，你几乎看不到塑料制品，真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

一棵枣树兀自立在小河边，叶子快落完了，疏朗里显出深深秋意。几棵柳树，叶子仍很绿，倩影倒映在水面上，轻轻晃动。

东坡先生说，可以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犁桥水镇的设计者们深谙其味，在黛瓦粉墙之角，闲栽几竿绿竹，一下子有了几分诗意。

一株绿色的芭蕉立在墙角，绿意深浓，晕染着石窗。一棵柿子树依在芭蕉身边，叶子落完了，只剩下柿子，红红的，像一个个小小的灯笼，点缀在芭蕉之间。

芭蕉和柿子，都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元素，芭蕉给人一种蓬勃，柿子给人一种成熟的感觉，没想到它们竟在一起，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的画面。

昨天已是立冬，桂花应是谢了，但巷子深处仍传来缕缕清香，轻轻地飘动，穿进在楼阁间，连廊里，水面上，弥散在心头。

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们打起了伞，我没有带伞，只能任小雨落在身上。不打伞也好，不打有不打的诗意，走在青石板上，像走在戴望舒的雨巷里。

水镇有许多石桥，形态不一，有的由两根长长的青石简单架起。有的稍大一些，高高耸起；有一半桥，一半影，合成了一轮明月……无论哪一种，

都是纯青石做的，你踏在上面，有一种厚实感。

高高的石桥上，一个年轻的女子，穿着黄色上衣，白色裙子，在桥顶上拍视频，她足蹈手舞，忘了身外世界。

看着眼前这景象，自然会想起卞之琳的那首小诗：

你站在桥上观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她沉浸在自己的风景里，却不知也成了别人眼中一道美丽的风景。

桥下过来一个小船，上面坐着两个人，身穿红黄背心，正用手中的网兜在轻轻捞着水中细小垃圾，非常耐心，连一片浮叶都没有放过。难怪犁桥的河水这么清澈，如玉似碧。

转过桥是一座客棧，一个小伙子正在把门前红栲的残枝剪去，又把昨夜破了的灯笼换掉。再往前，一个小商铺，一个年轻的姑娘，仔细地摆放着门前的几盆菊花，雨丝沾在花瓣上，晶莹透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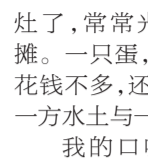
小雨渐渐止了，旭日初升，红光映着小桥流水，映着粉墙黛瓦，也映在这些一早就出来劳作的人身上。

古雅的风渗着桂花的香再次飘来，这份古和雅，自然和设计者深厚的审美素养分不开，和工匠们精心打造分不开，更和这些在晨光微启中就开始辛勤劳动的人们分不开。

一件精美的东西想长存于世，既要有匠心与精工，更要有长久细心地呵护。万物如斯，何止是一座古镇呢？



这些年在铜陵，我没有少吃面。上个世纪90年代那会儿，老婆在十里开外的一家工厂上班，儿子寄托在幼儿园，他们中午都不回来吃饭。我呢，孤家寡人就不愿意烧锅灶了，常常光顾街头巷尾的小吃面摊。一只蛋，一碗面条，方便省事，又花钱不多，还能体会出养一方人情的一方水土与一方食俗。



我的口味重，对炸酱面情有独钟。炸酱面就是用酱拌面的一种食法。据面馆老板说，最初这种面食流行于京津及北方地区，后来引进铜陵，为不少食客所青睐。炸酱分为肉丁炸酱、肉末炸酱、鸡丝炸酱、木樨炸酱、细虾炸酱、花生炸酱等。酱则多用蚕豆或黄豆做的黑酱或黄酱。面条常有擀面、抻面和拉面几种，也有用本地面粉厂生产的龙须面作为现成原料的。龙须面大概就属于抻面的一种。过去在“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乃岁时时令之食品。记得我曾读过《岁时广记》，书中有关龙须面的来历引起我的兴趣：“(二月)二日为土地真君生辰……此日为龙抬头，此日饭食皆以‘龙’名，如饼谓之‘龙鳞’，饭谓之‘龙子’，面条为‘龙须’，扁食为‘龙牙’。”炸酱面用龙须面为多，拌之以香椿、黄瓜丁、茶干丁、豆芽、白菜、菠菜、青豆、黄豆、萝卜等菜码小炒，吃起来津津有味。炸酱面因

有各种酱制品和菜码拌和，营养也就很丰富，实乃大众快餐之美食。

吃得最多的是炒面。前几年，我去广州出差，在席间偶然吃到了炒面，适合我的口味。回铜陵以后，常常炒面吃。我吃饭面条喜欢干的，不乐意吃面汤，因而炒面很对我的胃口。可喜的是，近年铜陵的大小面馆也作兴烹制炒面，我自然高兴得很，当然成为它的常客。老婆说，不必去面馆了，炒面煮得很好做，面条煮熟或蒸熟后，入油烹炒即可。她常给我准备这炒面，以免我上街经过面馆时垂涎。不仅如此，在配料上颇有讲究，比面馆里的炒面不知要好多少倍，配以鸡丝、肉丝、韭黄、青菜和香菇，富含营养高热量，吃下去十分耐饥。我听老一辈的人说，过去江淮人吃炒面，一般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那种炒面往往是把炒黄了的面粉和沸水蜜糖调和均匀食用，可见此非现在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炒面了。

# 在铜陵吃面

□崔国发



# 江上人家

□海霞



在陆上交通尚不发达时期，水运是连接四方的命脉，居住在长江边和悦洲这个小沙洲上的人家，大都以航运为生，依水而居，靠水吃水。

常有小夫妻二人，驾着一条十几吨的木制船外出谋生。不大的船舱里除了堆满货物，还得隔出一角容身，空间本就局促不堪。日子久了，添了孩子，条件便愈发艰难。孩子还小时，父母忙于船上事务，无暇照顾幼童，生怕孩子淘气落水，常将一根布带系在孩子腰间，另一头拴在船舱的栏杆上。忙碌间，只能抽空喂点吃喝。常常一天忙罢，父母终于得空回头，只见孩子蜷在角落睡着了，脸上还挂着哭过的涕泪痕迹，见此情景，父母每每心酸落泪。等孩子再大些，这法子就不灵了，他们能挣脱束缚，稍有不慎便有溺水之虞。提心吊胆的日子久了，父母终不敢再赌孩子的性命，只得将她们送上岸托付给家中老人或亲戚照管，并省下些微薄的生活费捎去。

这些留在岸上的孩子，用如今的话说，便是“留守儿童”。父亲和他的兄弟姊妹，便是如此。

父亲在兄弟姊妹八人中排行老五。上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同大船船上谋生人家一样，不得不骨肉分离，分别寄养在和悦洲的几户邻居家。爷爷奶奶每次出船前，会尽力凑些生活费交给照看人家。可那年月，谁家日子都紧巴，那点钱粮实在杯水车薪。因此，父亲小小年纪，便尝尽了寄人篱下的艰辛与不易。

当时父亲与四伯已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就在岸上读书，每天中午他们要赶回家吃午饭。寒冬里，兄弟俩衣衫单薄，往返路上常常冻得瑟瑟发抖。

为了少挨一份冻，两人商量好轮流回去取饭——一个人留在学校等着，另一个人回去拿饭，这样至少有一人可以待在室内，少受些风寒。

那天轮到四伯回去取饭。天正下着冷雨，道路泥泞。父亲饿着肚子，独自待在四面漏风的教室里等候。

另一边，四伯提着瓦罐冒雨往回走。那是家中原本用来放猪肉的粗陶罐，口小底小，中间胖圆，还带个盖子，是用泥坯烧制而成的。雨天路滑，四伯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手里的瓦罐顿时摔成几瓣。

稀饭和咸菜混在泥水里，四伯想捡，可没一会儿就被雨水冲得不见踪影。他把碎瓦罐收拾进袋子，大概是想让父亲看看“证据”。

当父亲左等右等，最终等来却是一场空。当他看到一身泥水，还在抽抽噎噎的四伯时，虽然心里也明白这事怪不得四伯，但饥肠辘辘之下，还是忍不住数落了他几句，怪他不会做事。本就内向的四伯，刚住住的委屈一下子又涌上来，眼泪直往眼眶里涌。再想想，就算时间上来得及再跑一趟，家里也根本没有多余的饭可取了。饥寒交迫之下，哪还有心思读书。

自那天后，父亲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要去码头找爷爷奶奶，跟着他们一起去跑船。四伯听说了他的想法，也动了心。第二天到了该上学

时候，兄弟俩没去学校，而是径直跑向渡口，从清晨一直等到日暮，却始终没见到那条熟悉的船影。

水路运输一趟，长则数月，短则十几天，二十天。这段时间，是岸上亲人最难熬的。由于没有便利的联系方式，家人只得每天去码头，眼巴巴地张望着靠岸的船只里有没有自家的那一艘，或者向停靠的船家打听些零碎的消息……

那时父亲和四伯年纪还小，并不完全明白这些，等待自然落了空。天黑了，他们没敢回寄养的人家——又怕挨骂，索性钻进了江边废弃的粗水泥管洞里过夜。数九寒天，夜里冷得刺骨，江风格外凌厉，管道两头漏风，把他们吹得透心凉。两人紧紧抱着取暖，在狭窄的空间蜷缩着，不一会儿腿脚就冻麻了，只能一会儿蹲，一会儿坐，不停变换着姿势。困极了勉强打个盹，冻醒了又抱得更紧些，就这样反反复复，熬到天色微明。

钻出管道，他们踩了踩冻僵的脚，胡乱啃了几块带来的锅巴填肚子。码头边的街上也有卖包子、馒头的，望着蒸笼上冒起的热气，他们只有眼馋的份，不敢多看，弓着背咽口水，踱回码头，继续眼巴巴地望着江上来来往往的船只。

第二天，天气更冷，他们依旧没有等到爷爷奶奶的船。

直到第三天，在兄弟俩几乎撑不下去的时候，终于望见了爷爷奶奶的船自远方驶来！

那一瞬间，积攒了三天的委屈、饥饿与寒冷，混着见到亲人的狂喜，一股脑儿地涌上来，他们一个字也喊不出来，望着渐近的船和船头的爷爷奶奶，哭得啜啜难言。

后来每次聊起这件事，父亲总会一字不差地重复那句话：“那是三天吗？是三月，是那个月……”那几日的等待滋味，早已铭刻在心里，任凭岁月流转，依然清晰如昨。

自那以后，父亲就辍了学，随爷爷奶奶一同跑船。几年风浪里摔打，他渐渐长大，后来进入航运公司，成为一名工人。凭着肯钻研，能吃苦的劲头，他的技术突飞猛进，成了行业里的技术标兵。甚至常有外地公司慕名而来请他指导。但也因学历所限，他的发展也受到了制约。

对于辍学，父亲说，和“吃上饭、活下来”相比，他从不觉得遗憾——万事皆可重来，唯有活着不能。

体质稍弱的四伯，则被继续留在岸上读书。后来，他也拥有了自己的船，做起了运输生意。

偶尔逢年过节，一家人团聚时，父亲看着满桌的酒菜，会不自觉地感慨：“现在的人总说吃什么都没味，他们真是没试过饿上三天——那时看见什么都想吃，连吞口水都觉得是香的。”四伯也会轻声接话：“是啊……又冷又饿的那几天，我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可一想到过年就能吃到老娘做的熏鱼，眼睛仿佛有了光，身上也多了些力气——就这么硬扛了过来。”

明亮的灯光下，我看着父亲和四伯已然花白的鬓角，忽然明白，那段刻骨铭心的江上岁月与分离之苦，已化作在平凡日子里咀嚼不尽的，关于生存与团聚的全部滋味。

# 与冬天对峙(外一首)

□乔金敏

当风在转角处磨亮它的利刃  
所有的树干都举起缄默的倔强  
斜睨着一场场寒流的疯狂  
稻茬在冻土里保持站立姿态  
枯槁的手掌攥紧田野的执念  
闲看几只麻雀飞走又飞回  
河流索性停下奔腾的演说  
最后的陈词是——  
“冰，不过是沉睡的水而已”  
我裹紧衣领，走在嘎嘎作响的  
旷野上：任霜粒敲打我的睫毛  
任它凝结成一根根透明的针  
我要在冬天盛大的天鹅绒  
被褥上，绣出一朵朵蜡梅花  
献给那些踏雪而来的人——

天净沙

当西风弹去最后一缕蝉鸣  
老树不舍，伸出枯瘦的手  
撒下一地金币……  
像我，抖落半生的风沙。其中  
必有一粒，落在旧词的褶皱里  
把那年站台上的月光，磨成  
转身后的雨滴。一滴，一滴  
……打湿春花、秋叶以及  
每一个晨昏里的鸟鸣与钟摆  
残阳如断章。咖啡似浅滩。  
回忆若影子。可我多么希望  
是光斑，即使像你的闪烁其词  
我数着睡在掌心里的沙粒  
我愿它来自远至天边的大漠  
而不是近在眼前的尘埃——

# 至冬有悟

□周调

从春夏盼秋凉，  
至秋冬又慕春的阳。  
我们惯性地得陇望蜀，  
习以为常。  
却忽视了，  
感受幸福的能力在荒凉。  
请查收，  
四季轮回是礼物，  
感知这爱的人会调频。  
歌颂春的生机，  
激动夏的炽热。  
赞美秋的菜美，  
敬畏冬的内省和智慧。  
不必过度悲叹！  
春天错过了谁，  
夏天弄丢什么，  
秋天迷失在哪里，  
冬天又缺少、开放的可惜。  
请查收，  
四季轮回这份礼。  
你一直在春夏秋冬里，  
不停止着的轮回，  
何尝不是四季滋养着你，  
最深情的情。



冬之杉林

李海波 摄

# 不辞长作农林人

□扶摇



搬入农林村居住已有四年了，我正渐渐融入农村的生活，变成一个地道的农林人。

农林村紧邻铜陵高铁站，是全国文明村镇，被铜陵人誉为“后花园”。

农林的四季特别分明。你无法判断哪一季最美，但你能确定每个季节都很美。记得刚搬入农林村时正值夏季，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坐在家里的后窗往下看，一条清澈的小溪边开满了野花，让你忍不住跑下去，穿行于花丛之中，那些红的，粉的，紫的不知名的花儿频频向你招手，流连忘返其中，微风轻轻，花香缕缕，还有那翩翩起舞的彩色蝶儿……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恬静美好，让人沉醉神往，久久不舍离去，心中默念时间啊请慢些走吧。

最初和农林村相识是在某年前的春天。听朋友说铜陵市有个后花园叫农林村，景色很美。百闻不如一见，当我踏入其中时，我被深深吸引和震撼了。春天的农林村就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美玉，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含苞的樱花，田野里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还有溪边的青青杨柳，风儿一吹，清澈的池塘泛起涟漪，花在微微颤动，柳在轻轻摇摆，一丝丝的香气扑鼻而来，深吸一下，满心舒畅。放眼望去，远处是错落有致的村落，还有那连绵起伏的山峦，袅袅炊烟飘荡在半空，空气中还飘着柴火饭的香味，让人口舌生津，好一幅大自然馈赠的田园画卷，我欣喜找到一处心之向往的世外桃源，并有缘若干年后定居于此。

农林的秋天来得悄无声息。晨起

跑步，弯曲的小道上铺满了金色的小颗粒，有些惊讶，抬头望向远处，一片高大的栎树枝头不知何时已由绿变成了黄色，它的果实飘落在地上金灿灿的一片，我不忍踏足触碰它，只在心下感叹岁月匆匆。秋天有悲叹也有惊喜。望着田野里一片片成熟的稻谷，让我想起诗人范成大的诗句：“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垂垂山果挂青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湛蓝的天空下，大片的田野稻浪翻滚，扑鼻的稻香，红艳艳的木槿花，一颗颗灯笼似的柿子挂满枝头，还有那躲在藤叶下的硕大南瓜，藏在地里头的红薯，芋头都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农人来采摘。人们一边挥汗收获着果实，一边高声唱着丰收的歌儿，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美好的乡村生活正徐徐走来。

金秋十月，一年一度的农民运动会会在农林村拉开序幕。这是我第一次观看农运会，只见代表各个村的农民们依次上场亮相，他们个个精神抖擞，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比赛中，其中的挑担子比赛和捉鱼比赛最具有农村特色。只听裁判员一声令下，参赛队员个个争先恐后挑起担子，担子两端的箩筐里放满了沉甸甸的农产品，谁第一个挑到终点就是冠军，场面热闹非凡，围观的群众高声呐喊加油，挑担子的人奋力向前奔跑，有位大妈一不小心摔了个四脚朝天，筐里的冬瓜、南瓜滚了一地，围观的人哄然大笑，急

忙帮着捡拾，大妈利索地爬起身，顾不上拍身上的泥土，挑起担子继续往前追赶，人们纷纷给大妈助威，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在人群中观看也情绪高涨，大喊加油。新一代的农民们不仅赛出了热情饱满的斗志，也赛出了他们淳朴、不服输的品格。

走入冬天的农林村，有一种静谧的美，但有时也有些喧闹。当一场大雪飘然而至，整个村落都沉浸在一片白皑皑的世界里。一夜的狂风停歇了，田野里静悄悄的，菜园里的绿色蔬菜都藏匿于雪的怀抱里。山林里的树木经过白雪的装点显得格外生动，每一棵枯树都变成了一件银装素裹的艺术品，人们漫步其间，欣赏着雪景，摆着各种姿态留下美好的瞬间。进入腊月以后，村庄开始热闹起来，村民们开始杀年猪、腌腊肉、灌香肠。我也入乡随俗，在村口买上十几斤冒着热气的猪肉忙活着。雪地里孩子们追逐打闹着，灶台前大人们忙着炸丸子、蒸年糕。年味渐浓，人们沉浸在喜庆祥和的氛围里，祈祷着来年更好的收成。

领略农林四季，品味田园生活。农林的风景透着质朴与自然，正如农林村的农户们，他们每天提着最新鲜的蔬菜来售卖，价格也很平实，即使在疫情期间，他们也不涨价，有需要还可以送菜上门。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农林的绿水青山怎让人不心生欢喜，流连忘返呢？

